

民國史料叢刊

742

張研 孫燕京 主編

社會・社會救濟

八百四十個人
貴州省賑務彙刊

K258.06

3

(742)

民國史料叢刊
742

張研 孫燕京 主編

社會・社會救濟

八百四十個人

貴州省賑務彙刊



大象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民國史料叢刊／張研、孫燕京主編

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2

ISBN 978-7-5347-5439-5

I. 民… II. ①張… ②孫… III. 中國—近代史—史料—民國
IV. K258.0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09) 第022264號

民國史料叢刊

張研 孫燕京 主編

社會·社會救濟

總策劃 耿相新

責任編輯 楊吉哲 王莉娜

封面設計 劉冬王

出版 大象出版社 (鄭州市經七路55號 郵政編碼 450002)

網址 www.daxiang.cn

發行 大象出版社總發行部 電話：0371-63863551

印刷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版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18.25

總定價 180000.00元

若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承印廠聯繫調換。

印廠地址 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運成街甲6號

郵政編碼 100176 電話 (010) 67889166

張履謙著

八百四十個人

八百四十個人目次

——成都普濟堂訪問記——

目序

- 一 從文明人變區說到孤貧殘廢
- 二 普濟堂史略
- 三 八四〇位男女的生活
- 四 性別年齡與籍貫
- 五 教育程度
- 六 職業
- 七 婚姻
- 八 入院日期及其原因

八百四十個人 目次

八百四十個人 目次

二

九 疾病與殘廢

十 信仰與嗜好

十一 訪問之後

十二 插圖

四 封閉平舖與前實

三 八四〇封閉大舖主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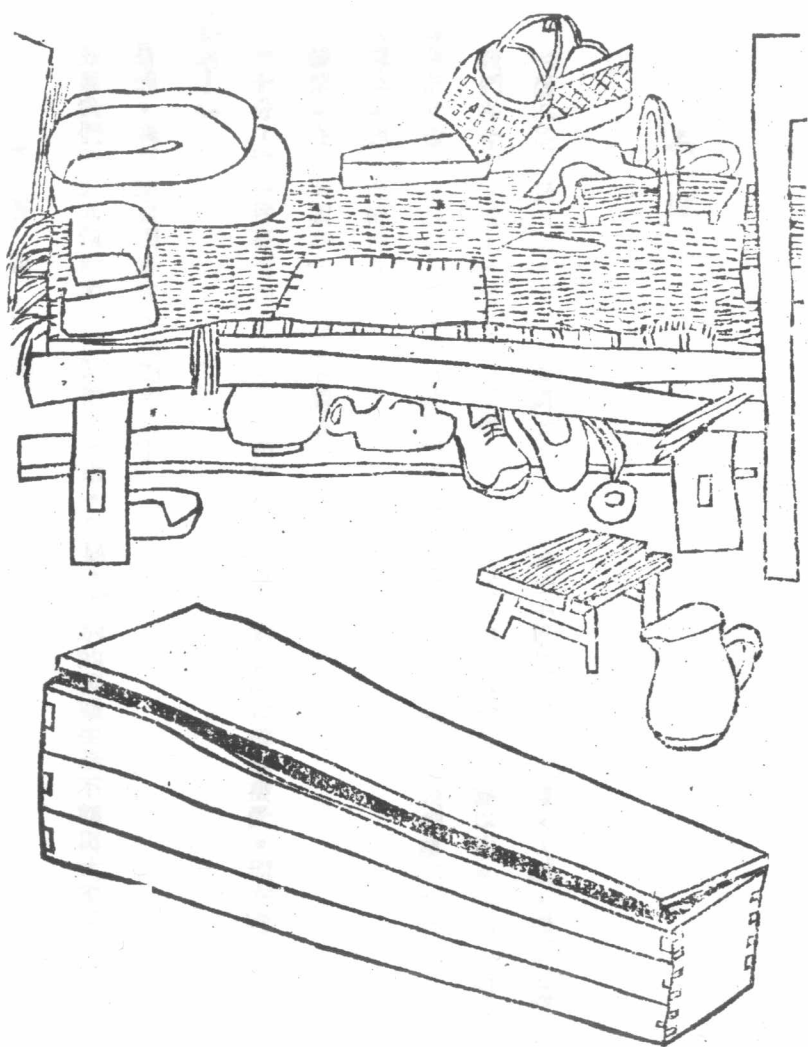
二 香飯堂支和

一 與文卿入變國婦院員參盤

目次

——治華善社堂稿問頭——

八百四十個人目次



墓墳和床是的們他給留

自序

生活不是一張白紙，而是一面鏡子，並且這鏡子不單是用來照社會，人類，還要用來照照自己。

我們在今天生活，雖然不能提出那「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的「新理學」來說教虎來，令在社會中跌倒也不能爬的弱者爬從這條「社會道德律」，但是我們總不能讚美希特勒的自以為猛虎，人為羔羊的強權精神。

歸蘭岑在一個家庭的戲劇書中開始說：

「十分了解一件事情却没有力量來應付牠——沒有對甘苦同等地接受，而在苦的面前退縮——這是可憐的！」

是的，我們應強調的說，絕對是的！

如果我們對於人類社會中的飢餓，寒冷，貧窮，疾病的苦難生活不能與大家同等地接受，對於我們

這垂死社會的威權不能撥毀，只是爲個人的權利打算，過分的享樂，視正義如糞土。人命如兒戲。積習都想像取他人人口中的食，居住的屋，穿上的衣，不問其被侮辱。被傷害的生活，而逃避社會給予的苦難。那確實是可憐的呵！

然而我們今日社會內討生活的人，他們在實生活中不僅毀滅了自己而且還毀滅了人類，社會，更不明白自己享樂，別人痛若是可憐的。換句話說，他們還認爲自己在社會中的「趨樂避苦」的行爲是覺悟的道德，是「超人哲學」哩！

人類社會史永遠地寫滿這一頁，不僅我們大家盲目地，無理智地讚美，就是我們那些自命爲新史學研究者的文化史家們也還採用他們優美的文筆繼續地寫這樣人類社會史爲當代的希特勒頌揚呵！

所以「舊的帝王死了，新的帝王萬歲！」的思想，在史學家的書本內仍可瞻見，而在希特勒的鐵蹄所踐踏之處又復顯了出來——倘使我們不是生活在「窄門之內」或「瑤臺珠閣的宮庭裏」，而是生活於貧賤會中，同廣大人民衆一樣過着苦難生活，與寒冷，飢餓，貧窮，疾病，失業，乞丐，犯罪，盜竊，監獄決鬥，那我們對於現實的苦難生活，一定忍受不了，一定十分了解，一定會拿出力量來應付牠。

但是，大家在生計餓死的面前，忘記拿出餓虎撲去的勇氣，只是馴馴伏着等待餓虎的吞噬，不

敢面對着社會生活，鬥爭，終於是在實生活面前倒下了，把這醜惡的社會，這片了美國華國，每一代人的每一個人，繼續不斷地，顛撲後繼地這樣倒下去。撞響了人類慘死的喪鐘，却喚不醒人類的理智，提高後一代人的警覺。

事實是這樣的，人不能願意意志曲她，塗抹她！

這血淋淋的人類事實，擺着每一時代的每一個人面前是够多的，用不齊拿鋤頭去掘我們祖先的墳墓，或者請『北京人』還魂來告訴那個時代的社會所給予他們的苦難生活情形，只消我們的眼望上空嗷嗷，地下嗷嗷，或者橫視我們的每一個角落中的同伴今日食不飽，衣不暖的生活，再想想春日燦爛之至是爲誰而開的？秋日玲瓏之日是爲誰而照的？戰傷的父老是爲誰而犧牲的？刑場上被槍殺的子弟又是爲誰而死的？——那末，你准會相信這是社會事實了吧！

當你有一天十分地了解這事實後，你將如何償付這社會呢！還是只求個人的安樂，遠離衆人的痛苦去過可憐生活嗎！還是把你生活的鏡子粉碎而擁護希特勒所創造的社會呢！抑還是與大眾望着痛苦的生存而犧牲一己的安樂呢？

這問題，在人類生活的悠長年代中已經是決定下來的了，聽憑我們去解決呵！

聰明的讀者，你們比我一切年長，比我更懂得這人類社會的歷史和今日的社會實況，用不着我這拙劣的文筆向你們寫什麼了！

我今天願意把訪問普濟堂內納八四〇位殘廢孤貧這篇悲慘，苦難的報告獻給你們，請你們看看我們今日的社會，請你們拿出活潑勇氣來，請你們不要『趨樂避苦』去矚矚他們那一羣苦難者的生活！

這一羣苦難者不是罪犯，但是變成了囚徒，他們今天是活在人類的監獄之中，不知道太陽從東方升起，西方落下，月兒與繁星長嵌在天空地還環在地海；雖然他們也有父母兄弟妻子兒女，為社會內最純潔，最忠實，最善良的人。替社會生養了不少的財富，人類添加了不少的福利，然而社會卻遺棄了他們，忘恩負義的人群却不迴顧他們！

這八四〇位殘廢孤貧現在除了床上外，只有墳墓是留給他們的；我親眼看見了他們的愁眉不展的悲慘生活，訪問過他們被社會蹂躪的不幸情形，今天我要為他們向人類，社會，在『自由，平等，正義，博愛——真理』的面前提出控訴！……

托爾斯泰在權勢文內說：

『從前人家控告犯罪者的暴虐，而當今人家即使誤犯了在納龍（羅馬皇帝之一）下所不可恕的巨罪

，却沒有人來辯護。有些人要求這樣，另有些人提議這樣，第三個人停步這樣，第四個人決定這樣，第五個人確證這樣，第六個人命令這樣，而第七個人就如此實行了。人家學校，鞭答，婦人，老人，無辜者，這些在我眼裡好像在歐夫夫地一樣，對安邦其主義者和其他革命黨的抗爭中，人家槍斃了，殺害了幾千的人；或則對些許之於戰爭，那末人家屠殺的當在幾百萬；或則，如人家所常做的，以公審的囚禁，以集中的放縱使他們毀滅——這似乎沒有誰應負責的。」

我們讀了托翁的說話，想到了我們為這八四〇位善良人所提出的控訴，絕對是不易壓得人類，社會的同情的，而且大家一定會笑我們太幼稚，太理想了，以為我們的熱情會掩蔽了理智。將來的美麗之夢定打破了現實。

這，我們由它去！

熱情頗有一天是會同理智配合起來行動的，將來一定是由現實發展出的，這事實，是不會錯的，我們聽時間的答覆。

關於這本苦難的調查報告書，是由一九四三年一月開始調查時便着手寫的，一直到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才寫完，而且也曾送給幾位前輩的長者和幾位朋友看過。他們曾經對我對於文字方面加以修訂，而

且好意地向我說火氣不要太重了，這意思是不錯的，我很感謝。可是，當時也會同他們陳訴過理由，我說：

「假如說你想到你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兒女朋友，或你自己（連我）爲人類社會生產了財富，在工作中殘廢了，衰老了，無家可歸，街頭巷尾，公前門首不允許你停留，而社會又不給你飯吃，不與你工作做，你被逼而走進普濟堂去過那樣的悲痛與不幸的生活，你將怎樣？」

「事實上，他們所過的生活，絕對不是我們寫的悲慘，不幸，被侮辱，被損害折磨……所能道出萬一。沒有生過孩子的人是不會知道膀子如何的痛，我恨我這隻筆太拙劣了。我相信，假如你們能像我那樣內去訪問他們，觀察他們在別人吃一千五百元一月的伙食而他們只能吃一百八十元的伙食，於每天開飯時去瞧瞧，早晚到他們睡處去看看，日裏再望望他們在衰老殘廢的年歲內走向死亡途中還不勝的工作情形，你們來寫報告，定會比我深情，比我更有力量！」

所以這冊苦難者的紀錄是在我拙劣的文筆中打了七折八扣；好在普濟堂這座人間地獄還矗立於成都市醫院西街並未消毀，大家很可以實地去拜訪，瞧瞧的！

一、從文明人蠻區說到孤貧殘廢

生活在文明社會內的人，不僅不承認他們是與蠻人同住，他們也是蠻子，而且他們簡直想不到他們在文明社會中建築了若干座蠻人社會！

實在說，我們今日所棲息的文明社會，不僅是蠻人社會，而且是將蠻人社會的「德」——社會關係破壞無餘了，「適是是」不如蠻人社會之人與人間那樣休戚相關的主存，與自然界鬥爭哩！

我們現在雖然是談著『名實不符』的文明人生活，而事實上却詭譎着我們的牛活比蠻人社會的生活要高級得多，這簡直是蠻人說夢！

現在我們且不去翻初民社會的歷史，更用不着跑到非洲的地帶去與 Hottentots, Bushman 人共同生活，我們就從雲南芒市的擺夷生活也可以證實。

田汝康先生在憶芒市——邊地文化的素描報言芒市擺夷人現在所過的生活是這樣的：

『在芒市做一個邊民，實在有加以際幸的必要，因為在他一生期間，他決用不着再費心思為自己作

什麼打算。在他出生以前，社會早已限定了他的活動，安排就他應該做什麼事情。既然大家所走的道路祇有一條，所以對於這條道路根本就用不着什麼懷疑；而全社會都走這樣的道路，所以進行上更無須乎有所膽怯。站在客觀的立場上講，這也是人生中最理想的一條道路。幼時家庭個別撫育兒孫，繼由社會來加以訓練，使之能繼承社會的一切，俾社會得以綿延，最後再退出社會，讓後來的加以接替，個人對社會所負的義務，確已算完全做到。而在個人的利益方面看起來，幼時受家庭的養育，青年則在男女的紅塵上盡量的享受一切，尋歡作樂，毫無顧慮，成家立室之後，却另外還有一個遙遠幸福的來世安排成，現實的歡樂絕不致因肉體的消滅而中斷，人生所需要的，其他恐怕再也沒有什麼了。

「在這裏是不見乞丐的。因為舉手之間，銅鑊都有飯吃……這兒是沒有偷竊的。夜間睡覺時鎖門戶從沒有人想到過……」；「芒市是用牛糞來作燃料的。檢拾牛糞是大家常看到的舉動。但我就沒有看到有某人檢拾已經插有草桿的牛糞。因為插有草桿是表示別人較你之前看到這堆牛糞，祇是還沒有拿器具來裝盛罷了。」

「……」所以在芒市，財富並不太可貴，財富更不足以受人；反而財富愈多，對於所有者愈是一種負擔，愈為所有者加上一種責任。